

曲藝雲選集

第二集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說唱團編輯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中國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學研究所

曲譜集

第一冊

曲藝選集

第二集 單弦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說唱團編輯
杜 澎 著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716.1
804



文學、藝術 曲藝選集 第二集 [單弦]

編輯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說唱團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20 號
出版者 北京寶文堂書店
三里河大街 10 號 電話 7 局 2167 號
發行者 北京寶文堂書店營業部
東打磨廠 158 號 電話 7 局 2887 號
電報掛號 2887 號
印刷者 北京寶文堂書店印刷部
三里河大街 37 號 電話 7 局 2047 號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字數 21,000 字
開本 787×1092 $\frac{1}{32}$ 印張 85 印數 1—3,000 冊
定價 1,100 元

目 錄

幸福的愛情拆不散(上).....	(一)
幸福的愛情拆不散(下).....	(九)
哥兒倆好.....	(一六)
城 鄉 樂.....	(二四)

幸福的愛情折不散

(上)

杜 澎

(曲 頭) 老太太晃腦壳，

越思越想越沒轍。

挺大的丫頭，不聽說，

也是我不定那輩子缺了大德。

(數 唱) 這位老太太五十來歲，

她的鬢角兒見斑白。

她娘家姓李，

婆家姓何。

在北京順城街居住多年。

日子過得倒也不錯。

本來有三個姑娘，

大姑娘，二姑娘早已出閣。

三姑娘名叫鳳珍，

和母親在一起生活。

他今年一十八歲，

生來的天真活潑。

在順城街有一個垃圾土場，

和她家只不過半里之隔。

她常上那去撿些個「煤核兒」「煤磙

兒」，

爲的是節儉生活。

認識了一位青年，

土場的管理員姓趙叫宗德。

他們兩個人互相愛慕，

堪稱是情投意合。

他們兩個人的戀愛經過，

且聽我細說明白。

(太平年) 土場的管理員，青年趙宗德。

撿煤的誰提起他來都伸大拇哥，

他真是全心全意認真工作，

年輕力壯朝氣蓬勃。

他上學雖很少，看書卻很多。

完全是熱愛學習刻苦琢磨，

嘿！那一筆清秀的鋼筆字兒寫的可真

不錯，

他自修的程度也夠高中的資格。

他關心羣衆，對人幫助多，

態度謙遜又溫和，

他常把撿煤的人組織起來席地而坐，

對大家仔細把革命的道理說。

大家都愛聽，他也愛說，

他又教大家學文化，先教的是注音符

號「ㄅ、ㄆ、ㄇ、ㄎ」，

大家也自動幫助他在土場裏搶着工

作，

土車一來呀！嚇！這個就下欄板那個

就忙卸車。

鳳珍更能幹，領頭把土撮，

學習上也數她進步的最多，

趙宗德對他的印象特別深刻，

鳳珍的心裏也非常愛宗德。

他二人心心相印，感情真不薄，

這愛情可完全是在勞動上結合，

他們兩個人心裏都一樣：「我愛他，

我知道他也愛我」，

心裏頭都有個「準數兒」那嘴裏都不

說。

宗德心裏就想：「噫！女孩子臉皮

薄，

我看這頭一句還得我先打開場鑼。」

有一天他鼓了鼓膽子說：「鳳珍！我

想和你交個朋友可不知道你認可

不認可，

也許你看不起我的職業整天管土

車。」

鳳珍臉一紅，輕輕地叫：「宗德！

你別以爲我是頑固的腦袋眼皮子薄。

管土車這也是革命工作，

一切工作都是爲祖國。

這個道理要是攔在以前哪！我還是不

懂得，

還不是虧了你時常對我把革命的道理

說。

希望你以後更多幫助我，

「那變我和你交朋友正求之不得。」
他們兩個人雖然沒訂婚，可也差不多，

誰知道偏偏又好事多磨，
喝！鳳珍的媽聽見信啦！氣的打咯兒

直把腳躁，
咬牙撒狠兒，外帶打哆嗦。

（白）老太太一聽見這個信兒可火嘍！回想起解放前給大姑娘、二姑娘找主兒的時候，哪家的財禮不夠吃個三年五載的，好哇！這回眼看着鳳珍愛上個「窮管土車的」這下兒什麼也鬧不着了，那可不行，我閨女不能白養活！老太太氣的正在屋裏轉磨哪，一推門鳳珍撿煤回家來了，老太太故意的壓着火兒，想勸勸鳳珍回心轉意。

（太平年）老太太壓住火，假意笑呵呵。
「鳳珍！咱娘兒倆今天有句話說，
你十八的大姑娘啦！可不能總跟我

過，

你大姐十五上我就打發她出了閨。

前幾天有人來，給你把媒說，

你二舅也沒短啦給你張羅。」

鳳珍說：「您告訴他們吧！政府正把

婚姻法貫徹，

問問他們曉得不曉得？

這是我自己的事，用不着把人託，

更用不着別人替我張羅，

要是背着我辦事，可別說我不認可。」

老太太這麼一聽一點也沒轍。

（南鑼北鼓）老太太把手搓，像螞蟻，

上了熱鍋，急急忙忙想計策。

趕緊把電話撥，邀人馬，請二哥，我

不能白養賠錢貨。

（金錢蓮花落）第二天老太太正在房中

坐，

吃完了飯顧不得洗碗去刷鍋，

就好像災難臨頭場天禍，

惟恐怕，夜越長來夢越多，

嚇，一推門走進來她娘家哥哥外號「賽諸葛」，（過門）

大姑奶奶二姑奶奶也在門口下了車。

（過門）

老太太忙問：「哥哥您餓不餓？」

大姑娘！快給二舅沏茶喝。」

二舅說：「妹妹找我有什麼事？」

什麼大事電話裏邊不能說？」

老太太說：「皆因為您三外甥女越來

越任性啦！

學會了自由戀愛，自搞對象，可實在

有點了不得，

愛上個像樣的還猶則可，

誰知道那個人在城根兒土場管土車，

您說說這不是要活活地氣死我，（過

門）

十八歲的大姑娘我算是白養活啦！（

過門）

請您來替我趕快想個計策，

我知道您經的多見的廣辦法多，

您要是給我辦成了這件事，

我四盤八碗好好的給您擺一桌。」

二舅說：「唉！這件小事交給我吧！

死人我也能把他說活，

你場場實實沉住了氣，用不着犯肝火，

（過門）

這小事一段甯往心裏攔。」（過門）

咱再說鳳珍檢煤回來把門進，

一進院，咳！聽見屋內有人把話說。

進屋瞧見兩個姐姐牀上坐，

二舅正在把茶喝。

想起母親昨天的話，

嗯！不用問心裏頭也明白。

大姐說：「喲，我們姐倆兩個多月沒

見面啦！」

二姐說：「喲！我們姐妹分手足夠半

年多。」

二舅說：「你舅母近來也沒短念叨你，

（過門）

她想來瞧你，道兒太遠她又愛暈車。

(過門)

來來來，咱爺兒倆今天說會子話，舅舅我正有件事情要跟你說。」

鳳珍說：「舅舅，您要是爲了說媒提

親的事，

我先謝謝您趁早您還不用說，

大概您還不知道政府頒佈了婚姻法，

我自己的事，用不着老人操心管的太多。」

二舅一聽她話頭兒硬，

就知道這事要費唇舌。

老太太說：「咱讓你二舅姐姐們評評理，

叫他們聽聽到底合格不合格，

一死兒非嫁個窮光蛋，

簡直是越大越混越中了魔。

你大姐二姐都是我給找的主兒，那日

子過的都不錯呀！(過門)

我可不能讓外人說我這當媽的，心眼

長在胳膊窩。」(過門)

鳳珍說：「您甭提這個窮來那個闊，

您的話裏的意思我懂得，

大姐家的財禮十足布，

二姐家給您置了兩輛三輪車，

以前那是舊社會，

您別忘了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老太太一聽實在壓不住火了！(過門)

抄起了笤帚就要動傢伙呀！(過門)

(南城調)

二舅上前，連拉帶扯，

「妹妹你着什麼急呀，有話咱慢慢兒說，

外甥女兒年輕，小孩子一個，

有些個道理，她還是不懂得，

外甥女！你不懂那陰陽五行，相生

相尅，

命相對不對，八字兒合不合，

古語云：「豬猴不到頭，蛇虎如刀

錯。」

舅舅我略知一二，不敢說太淵博。」

鳳珍說：「我知道您算卦多年，精通

占課。

您算過我大姐夫，壽活九十多，可是我大姐守寡，已然五載，

我問你當初是怎麼給把八字合？」

二舅一聽，當時就沉默，

倆眼發直張口結舌。

（怯快書）

二舅他眼珠兒一轉來了計策，

嗯！如此這般倒也使得。

先來個順風使船掌住了舵，

哼！倒看看誰的主意多。

連忙地對二姑奶奶使個眼色，

兩個人到外屋唧唧咕咕咬耳朵，

二舅說：「想不到這個丫頭挺難惹，

硬來恐怕不好說，

依我看你先把她接到你家去，

咱先把她結婚的日子往後挪。

爲的是跟姓趙的小子見不着面，

你的住址姓趙的小子不認得。

慢慢地咱再核計着想辦法，
此事必須費週折。」

二姑奶奶把頭點：

「嘿！還得說二舅您久經世故招數

多，

這件事情交給我，（過門）

到了我們家我再掰開揉碎地把她來順

說。（過門）

掀簾又把裏屋進，

假裝笑臉叫聲：「三妹聽我說，

你既然不久就要結婚走啦！

我做姐姐的可實在有點捨不得，

這麼辦，你先到我家住幾日，

咱姐倆親熱親熱你再出閣。」

鳳珍說：「我破衣囉嗦的不配做你們

家裏的客。」

二姐說：「喲！親姐妹可別這麼說，

沒衣裳那還不好辦嗎？」

說着話把自己的花小棉襖往下脫，

大姐說：「我去給你們把車僱。

來來來我再摘給你這條線圍脖。」
老太太也幫助二姐撕撕掠掠給鳳珍穿

上小棉襖，

二舅也說：「嘿！這件衣裳就像現量尺寸剛做得，」

二姐說：「趕情，您瞧這袖口還帶拉鎖。」（過門）

這夥子人連拉帶扯把鳳珍推上了車，（過門）

鳳珍在二姐家一連住了三天整，

滿懷憤怒不想吃來不想喝，

這一天二姐好像特別樂，

滿臉陪笑順手就往口袋兒摸：

「妹妹你瞧這張像片這人長的真不錯，

人家今年才四十多。

胖胖大大的造化一定小不了，

眉清目秀個子不高又不矮。

家裏有錢弟兄只有他一個，

今年正月剛剛死了他的老婆。

依我瞧比姓趙的可強百倍，

人家幾次把二舅託，

你要是嫁給他呀！過門就當家把主

作，

一輩子，不愁吃來不愁喝，

這可是千載難逢可別錯過，（過門）

簡直是打着燈籠找也找不着。」（過門）

鳳珍說：「你再提這事我站起就走！」

二姐說：「喲！好好我好心好意就當沒說。」

二姐想還是快找二舅想計策，

出門就把電話撥。

剩下鳳珍一人在家多寂寞，

忽聽見有人叫門，開門一看是宗德。

宗德說：「我聽街坊們說你到姐姐家住，

就知道此事一定有波折。」

鳳珍說：「宗德！你放心吧！我的心

永遠不會變，

不用怕他們從中破壞來挑撥。」

宗德說：「對！咱們一定要鬥爭到底，

婚姻法給咱作主還怕什麼？」

這時候二姐回家見倆人在門口聊得正

熱，（過門）

當時就覺得心口發涼、像吞下了一付

涼藥冰片加薄荷。（過門）

「好哇！我兩片嘴唇都快說破啦！你簡直鐵了心啦！吃了秤砣。」

鳳珍說：「你才知道哇！宗德咱倆一塊走。」

塊走。」

二姐說：「怎麼噴？走？」瞪眼又把

胳膊擰：

「咱媽把你交給我啦！你出了差錯我得負責。」

鳳珍說：「怎麼？你還打算關住我，

好！咱們倆有個地方把理說，

咱們一塊到趟派出所，

去問問你對我身上負的是什麼責？」

二姐一聽就是一愣，

說：「好！走也行，把我的棉襖往下

脫！」

鳳珍說：「你當我愛穿哪？」脫下棉

襖扔過去，

「宗德！咱們走！趕緊離開這是非

窩。」

鳳珍宗德手拉手兒一塊走了，

二姐瞪眼乾沒轍。

鳳珍宗德到後來究竟怎麼樣，（過門）

以後的詳情我下回接着說。（過門）

幸福的愛情拆不散（下）

杜 澎

（曲頭） 新婚姻法好處多，

封建的婚姻真要不得。

只要是雙方自願，誰能干涉？

青年們自己的終身自己定奪。

（數唱） 好一對堅決的青年，

鳳珍和宗德。

他二人自由戀愛，

情投意合。

不怕有千方刁難，

百計折磨。

他兩人堅決的鬥爭到底，

對封建並不示弱。

是婚姻法使他們堅定了信心，

終於得到了美滿的生活。

（白） 鳳珍和宗德兩人的愛情是勞動上結

合的，任憑鳳珍的媽媽、二舅、姐

姐破壞都一點沒起作用，二姐見鳳

（剪綫花） 鳳珍她一見，急忙攔住。

眼含着熱淚叫：「宗德，

千萬可別脫，

你的心意我明白。

雖然說今天，天氣寒冷，

跟你在一起我就感到快活，

心裏頭也暖和；

不覺着衣服薄。

你在土場，還有工作，凍壞了身體怎麼使得，

身子骨值得多；

對工作要負責。

咱倆人的婚姻，決不能示弱，

不管有多少困難與挫折，

咱們鬥爭要堅決；

那怕困難多。」

（雲蘇調）他們倆不會工夫到了土場，

遠遠的望見人挺多。

大家夥兒一見鳳珍到，

圍上來問長問短都把話說。

這個說：「我們真替你揪心怕出了

錯。」

那個說：「你媽真是一個頑固腦

壳。」

這個說：「這樣的好媽呀！乾脆跟她

上派出所。」

那個說：「對，要不然對牛彈琴算白

說。」

鳳珍說：「要有一線之路還是不必把

臉撕破，

可她要是真逼急了我呀，我有個地方

把理說。」

大家夥兒正在把話講，

走過來鳳珍媽媽老太婆。

二姐也跟在她身後，

仔細瞧她嘴唇氣得直哆嗦。

老太太氣得臉上變了顏色，

看得出來她是假裝沒事把話說：

「鳳珍哪，你的親事我認可啦！

我也明白兒女親事我不該操心管的

多。

咱們娘倆何必把臉撕破，

你們姐妹更犯不上鬧不和。

明天把姑老爺請到咱們家去坐，

咱們三頭對面地細細說。

甭管怎麼說咱們也得明媒正娶像回

事，

我可不能叫外人背地把我脊樑骨截！」

鳳珍一想這也好，

轉過身來叫：「宗德！明天你到我家去。」

宗德說：「好！我另外邀上我的表哥。」

（金錢蓮花落）第二天老太太早飯剛吃過，

她邀來男女雙方集了合，

女家是姑奶奶和二舅，

男家是宗德和他表哥，

男女雙方落下坐，

二舅站起把話說：

「咱們閒言少敘書歸正傳，

有什麼話擺在桌面上細細地說。」

老太太說：「娶我的閨女我倒認可，

得依我的條件方使得，

單、被、皮、棉、四季衣服先得做，

做兩套裏面三新的好被窩，

樟木箱子要兩個，
榆木擦漆的四把椅子兩個方桌。

咱不要盆景簾瓶舊陳設，

可得有玻璃的粧台、立櫃、屋裏擺。」

二姐在當中插了句嘴：

「還得要塊游泳手表，牌子還得是英

納格。」

老太太說：「對！我們家的親友來慶賀，

飯莊子酒席起碼要擺十桌，

訂婚先把小禮過，

結婚時少不了樂隊與花車，

結婚後租房子把我接過去，

我的後半輩子也朝你們說。

每月間供我零錢三十萬，

一天兩頓大米白麪仁菜一湯還得管酒

喝。」

鳳珍說：「媽您這那是聘閨女哪！簡

直是砸明火，（過門）

我什麼都不要您一概算白說。」（過

門)

老太太說：「我這也全是爲你好，我的歲數還能活這麼多。」

鳳珍說：「用不着您替我想那麼到，我自己的事情自負責，

我自己勞動能吃飯，用不着別人來養活，

結婚後我自己會去找工作，新社會還沒有過不去的河，

宗德！你快回土場別爲咱的事誤了

工作，

適才問我媽那話算沒說，

明天咱們就去登記。」(過門)

說着話送出了宗德和他的表哥。(過門)

(怯快書)

回房來老太太氣的乾轉磨，大姐在一旁也癩着腦壳，

二姐衝她一扭臉，

二舅低頭把旱烟嘸，

老太太說：「好哇！你把舅舅姐姐的

好心當驢肝肺，

我白養活你這麼大，大概是我上輩子

打僧罵道不念佛，

這新鮮事我簡直頭一回聽說過。」

(過門)

鳳珍說：「您沒聽過的新鮮事往後還

很多。(過門)

您的好心好意我全懂，

您的話何必再明說，

我不像大姐那麼好惹，

由着您手兒去揉搓。

我大姐十五歲您就給找了主，

大姐夫那年四十多。

我大姐十九歲上守了寡，

年紀輕輕的受了折磨。

您就知道去了姑娘來了財禮，

不管女兒死與活。

二姐家成天價竟嘔氣

一家子面不和，

大姐二姐自己好好想一想，